

视听

责编/乐建中 照排/章译文  
2017年10月22日 星期日

新片点击

《羞羞的铁拳》：喜剧形式的人生寓言



□无端

“开心麻花”团队出品的电影中,前面两部《夏洛特烦恼》和《驴得水》尽管风格不一,但票房和口碑都不错,且都是从话剧改编而来。这次《羞羞的铁拳》承袭了上述传统,将一部广受好评的原创舞台喜剧,扩展制作成一部精致的电影。只是这一次,主演不是春晚小品里的“黄金搭档”:沈腾与马丽,而是由高马大、却总带一丝羞怯神情的艾伦与颇有女汉子风范的马丽联袂演出。

喜剧电影逃不出夸张的路数。《羞羞的铁拳》开场就是荒诞情节:靠打假拳谋生的三流拳手艾迪生和著名体育记者马小因为一场意外的电击事件,互换了身体。这对“欢喜冤家”希望在第一时间内重新“拨乱反正”,可尝试了多种靠谱或不靠谱的办法后,仍不成功。“身体互换”这个创意并不新鲜,日本动画片《你的名字》就用过这个梗。“开心麻花”这次老瓶装新酒,是期待给电影设下一个能制造各种强烈“笑果”的情节基础。因为男女主角在外形特征和行为模式上的巨大反差才能造成叫人捧腹的缤纷场景。比如钻进了艾迪生身体中的马小翘着兰花指,举手投足无不娘娘腔。而拥有马小外形的艾迪生用粗大的嗓门,叫嚣着打败对手,然后还做出一系列的耍酷动作。关键是,阴错阳差后的两人除了得适应自己完全陌生的性别,还要勉为其难地去从事对方的职业,由此也是惹出了各种麻烦和笑话。像马小一介女流,连花拳绣腿都不会,自然就把艾迪生原本跟人私底下“交易”好了的拳赛打得一塌糊涂。而以名记者面貌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艾迪生则发现,原来表面光鲜靓丽,似乎过着众星捧月般生活的马小也不快乐。她想曝光拳坛黑幕,可多受掣肘。“拳王”男友对她也毫无真情,不过是逢场作戏,假以利用。这些事对艾迪生

和马小而言,诚然是心痛的,但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周围之人、周围之物的机会。

有些人生的真相往往只有在你进行“换位思考”后才能发现。艾迪生和马小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也慢慢消弭了原先针尖对麦芒的关系。他们认识到,要战胜拳坛恶势力,只能同仇敌忾。当然,该片为了满足部分观众“无爱不欢”的要求,两人之间还情愫暗生,最后发展到“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的境界。他们一起来到了“卷莲门”,拜在了沈腾饰演的副掌门张茱萸门下。沈腾的出场,架势十足,整个人仿佛从天而降,玉树临风,一看就是戏仿了武侠片中世外高人的亮相。但前一秒他还被万众仰视,下一秒这位“高人”就站立不稳,洋相出尽。还有在大马路上靠一身功夫稳、准、狠发传单的大师兄,他作为前辈,打算在新人面前露一手的,那在慢镜头特写下腾挪反转的身姿也很威猛飘逸,然而接下来的镜头,是大师兄的黑框遗照……这些都是“开心麻花”用蒙太奇手法将舞台剧转化为电影所作的努力。且客观来说,《羞羞的铁拳》的确是“开心麻花”迄今为止推出的电影化程度最高的一部银幕作品。《夏洛特烦恼》也好,《驴得水》也罢,各有千秋,各具亮点,都可明显存在情节小品化、碎片化、桥段化的弊端。《羞羞的铁拳》在整体的圆润度上进步迅速。

在全片中,笔者个人以为:表现最佳的是马丽。身为女演员,她在银幕上不折不扣演活了一个大男人。而且她的表演不是“女扮男装”式的,也不是话剧式的。她必须细致入微地去模仿艾伦平素不经意中露出的一些小细节小特点,甚至角色的思维模式都要进行性别转换。马丽对片中马小的成功演绎,应该是得益于她曾经的话剧演艺经历。所以说要有令观众称赞和服气的演技,别无终南捷径可走,无非多演多琢磨。

四亿千米的守望  
——看影片《回到火星》

□郁妍捷

故事跨度长达十六年之久的电影《回到火星》,其实整部剧情丝毫没有提到前往火星途中宇航员的心酸历程。更多时候,影片把镜头对准第一位出生在火星上的男孩加德纳,全片用三分之二的內容向我们展示着他在出生十六年后第一次回到地球以后的生活经历。实话实说,《回到火星》的剧本和拍摄都不是很尽善尽美,既没有新鲜的未来世界的呈现,也不见复杂的反转烧脑,直到看完电影我才明白,导演只是把一个大家早已熟知的成长故事在宇宙背景的包装下,借着加德纳这条线索讲得更加动听深刻。那充满浓郁情感的滤镜,在严肃的成年科学家和充满活力的男孩女孩的隔阂间,在素不谋面的父亲与儿子间,在不谙世事的男少年同童年悲惨的女少年间,在地球和火星的四亿千米间,涂满了实实在在的缤纷色彩,画下了导演关于面对、关于爱、关于寻找自我的一些见解,安放了对自由、对纯洁、对成长的守望。银幕上,“轰”的一声,火箭头再次冲破大气层的包围,在天空中荡开一层白圈,好像原来所有积聚的感情在此刻都一并迸发喷涌而出,尽情释放……

飞船舱里,加德纳与父亲纳撒尼尔穿着宇航服并排而坐,一同感受着摆脱引力带来的不适应,时不时两人相视而笑,儿子对爸爸早已没有了陌生与排斥。记得当加德纳想回地球时,还没有表露自己身份的纳撒尼尔以“在火星出生的孩子无法承受地球引力”为由千方百计阻止宇航员肯德拉的提议。“你阻止的不仅是他的愿望,更是他的人生。”肯德拉在火星上隔着屏幕对着纳撒尼尔大吼。“但那是一条命,是唯一一个在火星上诞生的生命。”纳撒尼尔激烈回击。看似只是关心一个实验对象的生死,但凌乱的白发与憔悴的面容正一点点出卖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做父亲的才会为了保住亲生儿子的性命而这般冲动焦急。加德纳刚刚回到地球的时候,纳撒尼尔不惜将他关在病房里,对他做各种检查只为第一时间了解儿子的身体状况,以致引来加德纳的反感:“在火星上关着我,在地球上也是囚禁我,没有什么区别。”加德纳想方设法逃离医院隔离区,即使受伤也不想被纳撒尼尔找到:“我的命是我自己的,不要管我!”纳撒尼尔只能同肯德拉一起坐直升飞机一路追赶加德纳逃离的足迹。那时的纳撒尼尔根本不懂如何表达对儿子的爱,只是一味粗暴干涉;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父亲的身份:曾经为了一手创立起来的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能继续拿到创立火星东德克萨斯基地的资金,纳撒尼尔甚至连心爱的女人因分娩而死、儿子在火星降生的事实都实行内部保密;因为脑部积水他无法坐飞船飞往火星,更因为无法面对爱人的离世,纳撒尼尔用一声不响丢下事业十六年的方式逃避自己心里的愧疚。而救加德纳的过程,其实是纳撒尼尔学会勇敢面对自己过去的契机,也是突破自己极限的过程:为了让药效在加德纳体内尽快发挥作用,纳撒尼尔亲自驾驶飞机飞出平流层只为了让儿子摆脱地球引力的限制。这是父爱的魔力,是亲情的魔力,所有误会,所有的不可能都于这一刻成为过去式。

电影结尾,纳撒尼尔与加德纳一起行走在火星上,到处茫茫黄沙的地表环境没有地球色彩丰富,加德纳却对父亲说:“说不上地球好还是火星好,回到火星,感觉是回家了。”——因为那是父子团聚,那是两个纯洁的灵魂终于可以远离地球上世俗的纷扰和羁绊,找到一个简单却又安全的环境归属。

投稿邮箱:ljz@cmb.com.cn

